如烟往事

# 父亲那片海

■ 陈春丽

周末早起，我煮了一锅椰奶芋头西米露。出锅时，西米晶莹剔透，椰奶乳白醇香，芋头酥柔得入口即化，我想着给父亲带些过去。父亲一生粗茶淡饭，对饮食从不在意，有时过夜的饭菜也吃得香甜，在他心里，吃饱了便是吃好了。可这些年，装了假牙后，吃东西也开始挑拣起来。

到家时，母亲抬手指着楼顶，我知道父亲又在那里。自二楼建好后，每逢清晨或黄昏、炊烟袅袅时，父亲总爱登上楼顶，面朝东方静静伫立。那里有片海，是他运筹帷幄了一辈子的天地。他与那片海，像两头沉默的老兽，隔着炊烟遥遥对峙……

儿时记忆里，每天太阳升起，便是父亲打鱼归来时。高挑的父亲扛着船桨，挑着鱼筐与渔网，从朝霞中徐徐走来。我们看不清他黑褐色的脸庞，只见他周身裹着一圈温暖的金光。鱼筐越沉，父亲的脚步就越轻快。我和弟弟妹妹一哄而上，围着满筐活蹦乱跳的鱼虾笑个不停。母亲拿来箩筐分装，哪些要挑去市场卖，哪些留着下锅，父亲大手一扒拉，便泾渭分明。小弟好奇地伸手去摸，被螃蟹钳住，哇的一声哭了。父亲见状，随手拗断蟹钳，用沾了海草的手抹弟弟的泪眼，弟弟的脸便成了“大花猫”。我们笑得前仰后合，弟弟也破涕为笑。横行霸道的螃蟹，在父亲的大手下格外安分，眨眼间便被海草严严实实捆住，动弹不得。

1990年8月，天空凝得像铁灰，分明酝酿着一场暴雨。父亲抬头望了望天，又低头看了看嗷嗷待哺的我们，任凭母亲如何劝留，还是扛起船桨与渔网，大步流星向海边迈步。夜里风势渐猛，夹杂着暴雨呼啸而来，扑打着树木与房屋，屋顶阵阵发颤。天亮了，但没有光，风还在刮，雨还在下，四下里一片昏暗。我们望穿东方，却始终不见父亲的身影。家里聚满了邻里，大家披着蓑衣、戴着斗笠，沿河搜寻无果，嘈杂的人声里，焦虑像潮水般越涨越高。母亲抱着年幼的弟弟，时不时低声啜泣；我和妹妹们缩在潮湿的床上，满脸泪痕。每个人的心都像坠了铁砣，一点点往下沉……

直到下午，风势渐小，天边透出一缕暗黄的光。一个熟悉的身影扛着船桨，从那片光里慢慢走近——是父亲！所有人眼睛一亮，纷纷迎上去。母亲“嗷”的一声哭了出来，我们姐弟几个也跟着大哭……接下来几天，亲戚朋友常来家里，听父亲用嘶哑的嗓子，讲那一天一夜在风浪里的惊心动魄。

大姐出来工作后，父亲出海打鱼的日子正式偃旗息鼓。没有兄长的大姐，主动挑起养家糊口的大梁，渐渐活成了父亲当年的模样。闲下来的父亲却总坐不住，他开荒种地，养猪喂鸡，打零工。有时还会偷偷跟人搭伙下海，每次都被大姐劝住，父亲一生最听大姐的话。

父亲的生存能力强，干活像吃饭一样利索，两三口扒完饭，大手一擦便了事。印象里，父亲的手比旁人宽厚，腰杆比旁人挺拔，种菜、插秧、养猪、捕鱼、编筐、筑墙、挑担……粗活细活样样精通。院子里种着几棵印度紫檀，每到秋末冬初，父亲总要亲自修整。有次他爬上高高的枝丫，母亲在树下不放心地念叨，让他等弟弟回来再弄，父亲显得不耐烦，抡着砍刀的大手一摆：“别啰唆，这点小事难不倒我！”语气里藏着较真与倔强。

父亲才疏学浅，他没有光鲜的事业，更谈不上什么建树。一方浅海，几亩薄地，便是他一生的江山，我们姐弟六个，还有家里的一砖一瓦，一盆一瓢都是他的作品。

时光不紧不慢地走，父亲却渐渐跟不上脚步了。他老了，因年岁而坍，枯竭萧条。他手中的船桨与锄头早已束之高阁。闲下来的父亲，快乐总很短暂，落寞却格外漫长。坐在风中的他，眼神常常放空，像是在回望那些被风雨侵蚀的过往。身上或浓或淡的老斑，像岁月的书签，标记着他不再利索地大步直面艰难的年月。

如今，父亲的脆弱，总在不经意间暴露。前阵子他便秘了好几天，大姐带他去做肠镜检查。面对医生，他轻声说：“医生，您看仔细点，我孙儿还小，我可得没事呀！”这个与海抗衡了一辈子、从不服软的男人，声音里竟藏着一种深深的怕。大姐在一旁听着，心里阵阵发酸，想哭，却对父亲浅浅一笑。

还有一次，母亲夜里突发不适，头晕下不了床，还不停呕吐。父亲手足无措，为了不让我们担心，硬熬到第二天清晨才挨个打电话告知。电话那头的他，声音沙哑得厉害，显然一夜没睡，说着说着还忍不住哽咽，那个犟了一辈子的父亲，竟流露出从未有过的无助。

父亲的一生，满是劳碌与艰辛。小时候，父亲是我们的一片海；如今，我们却成了他的靠山。每次我们回家，是父亲最开心的时刻。我们围在父亲身边，听他东拉西扯地家长里短。渴了，看着他大口啃西瓜，心里无比踏实。小妹在父亲脸上拨弄挤摸，父亲便安然地在午后的阳光里打盹。不一会儿，厚实的鼾声便响起，我们相视而笑，整个世界都静了下来。

节间词话

# 重阳就菊花

■ 周桂芳

母亲老了，住在乡下，喜欢种菊花，在家门口的小院里种了很多菊花。母亲说，秋天花少，这菊花开起来，就像我们老人的笑脸。

母亲种的各种颜色品种的菊花，都是从村里四邻八舍移栽来的。母亲说，农村人谁还花钱去买菊花种啊，都是跟左邻右舍人心换人心换来的，今天我给邻居一些吃不完的菜，明天邻居就喊我去她家院子里挖菊花苗和剪月季花杆了。我这满院子的花，都是这样换来的，不花一分钱，还能拉近邻居感情，大家都开心，多好啊。

母亲的话，话糙理不糙。母亲的话，让我深思，原来，生活处处大学问。

秋风起，秋叶落。一场秋雨，一场凉，秋意渐深，百花凋零，唯独菊花傲霜怒放。黄的，红的，紫的，白的，竞相绽放，朵朵笑脸，生机盎然，散发着淡淡的清香。秋天，看这么明媚动人的菊花，让人赏心悦目，心胸开阔。难怪母亲说，这菊花开起来像老人的笑脸，既亲切友好，又和蔼可亲。

天气晴好，母亲闲来无事，就会采摘一些菊花，摇点井水，清洗干净，放在簸箕上晒干，再用干净的袋子贮藏起来当茶喝。母亲平常喝的茶，都是自己在田畈地头采摘的，都是自己做的纯天然手工茶。秋天，母亲一上火，就会牙齿痛，就会想起泡菊花茶喝，找出一两朵放进大玻璃杯里，用开水冲泡开，干菊花，被开水猛地一激灵，立马醒来，来了精神，容光焕发。看着各种颜色的干菊花在透明的开水中往上游走，缓缓舒展开来，伸展腰身，展开笑颜，像是欣赏一幅菊花图，颇有生活美学和情调。我回老家，母亲还会笑着给我也泡上一杯，让我也品尝一下她亲自晒的菊花茶，母亲说，秋天喝菊花茶，去去心火。

秋天的菊花，五彩缤纷，赏心悦目，美化环境。也确实像母亲说的能去火，有很好的保健价值。李时珍的《本草纲目》记载：菊花的花，叶及其嫩苗均可入药，菊花性微寒，味甘苦，有疏风散热、解毒利血、除湿平肝和清肝明目的功效。李时珍还赞菊花为群芳中的上品：“其苗可蔬，叶可啜，花可饵，根实可药，囊之可枕，酿之可饮，自本至末，罔不有功。”中医名方有“桑菊饮”“杞菊地黄丸”“甘菊汤”等，都配用菊花。

有一段时间，我一直失眠。母亲听我说后就每天提着篮子去满畈满野到处摘野菊花。母亲细心晒干后，用纯棉的花布，帮我缝制了一个菊花枕头。记得，那天，母亲风尘仆仆地特意进城来，就是专门为了给我送菊花枕头。母亲说，“人啊要带糊涂一点，每天不要想那么多，晚上就枕这个菊花枕头，闻着菊花香，就能睡着觉了。”

母亲的话，一针见血。母亲的菊花枕头，是治我失眠的灵丹妙药。那段时间，我每天枕着母亲亲手做的菊花枕头，每晚闻着菊花香慢慢入睡，连梦都是清香的。

药补不如食补，母亲说，菊花还可做菜打汤呢。秋天里我回家，母亲在划好的鸡蛋液中放入洗净的碎菊花瓣，滑到烧开沸腾的锅里，做出了一碗黄亮亮、香喷喷的菊花鸡蛋汤。一股淡淡的菊花香味扑面而来，喝一口，滑嫩爽口，瞬间打开我的味蕾，暖到我的心尖尖上。

舌尖上的菊花，饮食文化非常丰富。菊花酿酒、泡茶，烹制各种美食，菊花糕、菊花羹、菊花粥、菊花炒菜、菊花火锅等，都在滋养着我们的味蕾，滋润着我们的生活。读孟浩然的《过故人庄》“待到重阳日，还来就菊花”，读出了对菊花的偏爱和钟爱。在秋菊飘香的日子，舒心赏菊的同时，不妨喝一口菊花茶吃一口菊花汤，菊花的清香会让人沉醉，让人回味无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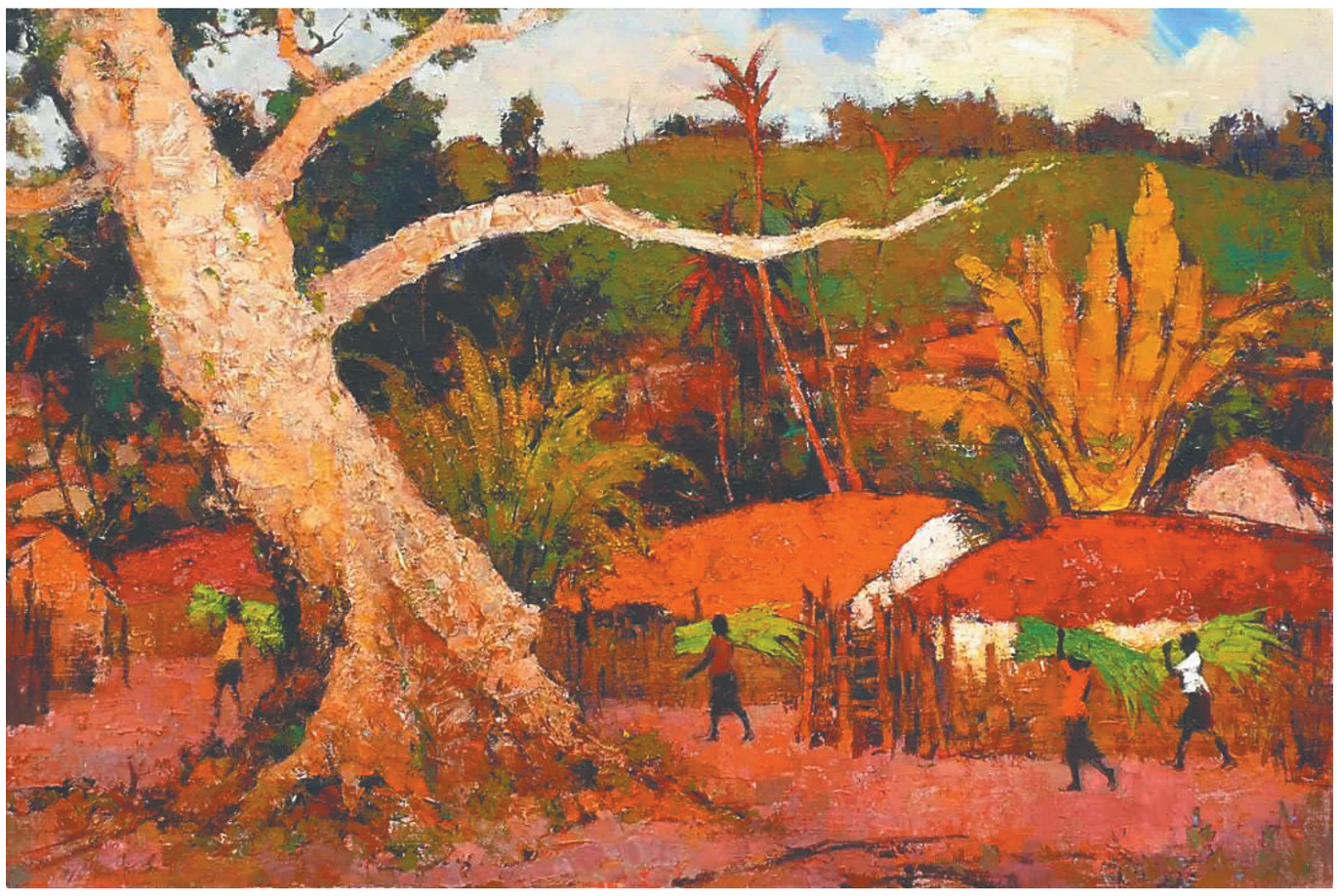
《重九登高图》（国画） 石涛（明末清初）作

爱菊之人，自古有之。屈原《离骚》“朝饮木兰之坠露兮，夕餐秋菊之落英”，以菊表达其洁身自好、不同流俗的高洁品格，菊花是花，更是高洁的君子；晋代诗人陶渊明，一句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而名闻天下，菊花是花，更是田园隐士清淡高远的意境；黄巢的“待到秋来九月八，我花开后百花杀。冲天香阵透长安，满城尽带黄金甲”写的是菊花，却尽显科举落第后不沉沦不气馁的豪情壮志和宏伟气魄，充满了使人振奋的鼓舞力量。“秋丛绕舍似陶家，遍绕篱边日渐斜。不是花中偏爱菊，此花开尽更无花。”元稹的《菊花》抒写了诗人的爱菊之情，盛赞菊花清雅坚贞的品格。菊花，是花中四君子，是洁身自好，清幽淡远，坚韧不拔的君子形象。

诗歌为菊花注入了高洁的灵魂，母亲为菊花注入了人间烟火的生活哲学。

古诗里，瘦了又瘦的菊花，今朝遍地黄金，满城尽带黄金甲。

待到重阳日，还来就菊花。愿母亲余生身体健康，生活幸福，岁月静好。



《山寨夕辉》（油画） 王家儒 作

风物写意

# 萤火

■ 李林青

萤火是蓝色的，它是一盏盏小巧玲珑的灯，总是盘桓在夏秋变幻的季节。它轻盈地飞行在森林、灌木丛、田野上，在没有路的地方轻轻蹑过。它在黑夜中飞呀飞，不知为了照亮谁。在乡间，虚掩的门或窗偶然飞入了萤火虫，那就很可能喻示着不祥。所以在薄暮时分，门和窗都要暂时关闭起来，以保证家里没有被外物侵入。萤火虫是夜行者的最佳伴侣。它在绕着捕捉它的孩童们飞舞，它们似乎预感到就算被逮着也不会受到伤害。在夜里追扑这些虫子，并把它们装在用白纸糊成的小灯笼里，把它们当灯作烛，那是儿时的游戏。小伙伴们一个个提着小灯笼一直瞅着，就是想不明白它们为何能发出光芒。直到自己困倦不堪，才肯把萤火虫小心翼翼地从笼子里放出来，让它们任意飞去。有时候在梦里，我还看到萤火虫在飞，在闪烁——少年的心总是飘忽不定。

风的流动，无休止的虫鸣，萤火虫的独舞，像一种久远的语言，回荡在海南岛西部的夜空中。那些缥缈的萤火就仿佛坠落人间的星宿，加上黯淡的山影，静默的木麻黄，飘浮的雾霭，更显得人间无比神秘。时间忽然间变得有点慢，海南西部在这个慢的节奏中展现出它的寂静和梦幻。宁静的夜，让人瞬间了悟“心”才是根本。作为气化之物，萤火虫的最高境界是制造扑朔迷离，它飞舞着，在透明无障的夜幕中舍身而忘形。自然界的遥岑远树，万千烟景，以及明月之思，皆被一一隐去。眼睛暂时看不见的东西，在心里反而更加明晰起来。在“客梦不堪千里远，故园篱菊正荒芜”中加入点点萤光，更显得天荒地迥。想象自己静坐院中，竹影萧然，怪石嶙峋，在亦剑亦箫间有萤火飞临，虽然不肯与日月争辉，但有萤光的地方，也可带来涌动的诗思和淡泊的心绪。每一只萤火虫都是一条流动的河流，它们所讲述的故事隐匿在天地之间。在茫茫夜色中，只有神秘的它们提灯走过。无论前路如何，它们都毅然奔赴。

萤火虫是隐居乡间的处士，它发出的光堪称微茫，却像纯朴无价的“烟云供养”，缥缥缈缈、自由自在，让看见它的人被激励奋起。它甚至还警醒心灵，不能停滞沉湎于茫茫夜色。在夜阑人静之际，回想自己浮生碌碌，尘迹可叹，但愿能够早日回归自心。纵然自己几如荧光，然内心犹盼时时窥见月明，在简淡中迎接人生那份难得的天真。如今，我已从城里回归乡间，在村子里建起了房子。每到晚上，我总是喜欢一个人站在阳台上，望着暮色笼罩的田野和树林，看着点点萤光飞舞。在此，我得以悟到：所谓“静”者，天地也；“动”者，心也。只要精神凝聚不涣散，便可达到“安心”之目的，而只要放空内在，便可让思虑静止，没有思虑就没有消耗，此乃长生。

在海南岛苍茫的西部，野花簇拥着漫长的海岸，风神飘举的防风林，在列队迎接白帆的归来。河谷山涧、大海波涛，在夜色中慢慢复归自然。清风吹沐，禽鸟归栖，时间的停止，让人们开始瞩目最渺茫的事物所展现出来的最深情的守望。在我居住的村子里，许多老人曾经在世间饱尝风雨，毕生劳碌从未懈怠。他们的离去如同萤火般无声无息。每次在夜里看见闪闪的萤光，我就会想起那些已逝的亲人，他们的魂魄越飘越远，直至消失在浓重的暮色之中。

皓月之辉，光照人间。但在没有皓月之夜，仍然有闪闪的萤光飘过梦里的栖山隐谷。曾经多么熟悉的故乡的山水，以及繁衍众生的土地，一任彼此无声地交谈。面对把所有的光都收集起来的暗夜，我默然许下一个愿：愿人间每一个有萤光的夜晚都格外宁谧，愿飘逝的每一个灵魂都能无憾地安然睡去。

掸落一身风尘，向黑夜潜行。萤火虫以匀速追赶着梦中的木麻黄，追赶着小叶桉，追赶着乍暖还寒的秋天的气息。只有童心未泯的孩子，才去关心萤火虫这位天地间孤独的隐者，关心它们缥缈的踪迹甚至最终归宿。人的心虽然没有翅膀，但它可以飞向遥远的地方，而且它还会回来，回到生命中每一个宁静的隘口。那里有故园，有清风穿越的小树丛，有快乐多于悲伤的土地，有宁谧和喧嚣交织的黑夜与白昼。在乡间等待萤火，就像等待岁月轮回的和风在吹拂，心间的点点萤光在闪烁，只有善感的心灵才能够捕捉和洞见。

人生况味

# 爱的绵延

■ 王亦晴

“王阿姨，我是小W。祝您节日快乐！”从2012年至今，十多年来，每逢节日，我都会收到小W的短信。当年微不足道的事，让他感念至今。

这些年，我与小W没再见过面。记忆中，他还是那个瘦瘦小小的孩子模样。

彼时我还是某报的一名记者，2012年6月的一天，我获知一条采访线索——不！这样说太冷血——在这背后，是一名患鼻咽纤维血管瘤的13岁男孩，因家庭原因耽误了治疗。

小W来自琼海。两年前就被查出鼻窦长了一个鼻咽纤维血管瘤，一直没做手术。两年来，这个瘤子越长越大。父母带他到省人民医院检查，医生认为应尽早做手术。但所需费用至少四五万元，这难倒了他们一家人。眼见孩子有病却不能治疗，他的父母除了伤心，也很自责。

那天，我在省人民医院耳鼻喉科，看到小W躺在病床上。瘦小的身体，脸色苍白，右脸明显肿着，紫黑色的瘤子已长出右鼻孔外。小W告诉我，他在琼海市某小学上六年级。要不是生病，他该准备小升初考试了。

听省人民医院耳鼻喉科医生说，2010年小W的家人就带他来看过病，当时这个瘤还比较小，生长在鼻窦；两年过去，已经病变累及颅底与海绵窦，再不做手术恐怕会有生命危险。

小W的父亲告诉我，他们在筹手术费，盼望有好心人能伸出援手。

这时，曾给他们捐过款的几位好心人再次伸出援手，帮忙联系海南医学院附属医院（今海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）。该院组织多个相关科室的专家会诊后，决定对小W先采用介入治疗，使肿瘤体积缩小到一定程度，再开刀切除。7月底，小W在父母的陪同下入院治疗。通过热心读者的接力帮助，小W的病情得到控制，后来转到广东某医院进行手术，逐渐康复。

自那以后，我没再见过小W。只是通过这些年他发来的短信，得知他随父母回到琼海后考上了职校，如今已毕业，并有了一份工作，父母身体健康……经过这一番波折，小W一家人对现状感到知足。我有时也跟他说些“父母很不容易，你要孝敬他们”之类的话。

人间力量，汇聚大爱。在为此事动容的同时，我也在思考：该如何建立一个合理的机制，让这样的好心人越来越多呢？

受此事感召，2013年，我考入了省慈善总会，负责宣传联络工作。2014年6月，我联系南海网，推动成立南海网阳光基金（设在省慈善总会），以救助更多人。2014年该基金曾为东方市火中救人英雄发起募捐。2016年慈善法颁布，并于9月1日正式实施，促进慈善事业向好发展。无数像小W一样的人，都可以得到应有的救助。

每次想起小W，我都会心存感激。我当年只是举手之劳，他的事迹却让我学到了更多，并一直激励着我前进。

文艺随笔

# 生命的季节

■ 唐宝民

台湾作家席慕蓉在文章中讲过这样一件事：

席慕蓉在乡下住的时候，院子里的一棵莲雾开始结果了，但果实结得很少，只有稀稀落落的几串。于是，一位邻居太太就来告诉席慕蓉：“你最好在冬天的时候用柴刀在树干低处砍上几刀，然后再在树根附近撒几把盐，包你明年春天花一定开得多，果一定结得好！”冬天来的时候，那位邻居太太就带了一把柴刀来了，席慕蓉也赶快拿了厨房的盐罐子跟到了那棵莲雾树下。经过这一番折腾，第二年春天到来的时候，花果然开了满树；秋天到来的时候果子也结得非常多。

席慕蓉一直不明白其中的道理，于是有一天，她把这件事讲给了一个学植物专业的朋友，并询问其中的原因。那个朋友告诉她：“植物对周遭的世界其实有一种敏锐的反应。你们用刀斧和盐对待它的时候，它知道这是一种伤害，一种危机，而用来对抗这种危机的植物本能就是拼命地开花，拼命地结果。也就是在察觉到生存受到威胁的时候，它就会用自己的一切力量来把这生命绵延传递下去。”

听完朋友的解释，席慕蓉惊得目瞪口呆，接着，她便愧疚起来：“真想不到啊！想不到这一场用刀用盐又砍又撒像闹剧一样的行为后面，竟然有着那样严肃和悲壮的反应。回到我的院落之后，站在结实累累的莲雾树下，我满怀歉意地端详它。对我来说，这满树的果子只不过是一场可有可无的丰收而已，但是对于这一棵站立在土地上的生命而言，它所经历的这整个冬季春季与夏季，是一种怎样巨大的惊恐和挣扎呢？我其实没有权利这样对待它的。同样都是在这个地球上一起生长的生命，我们真的没有权利来这样对待它们的。而我们却随时随地都在随意这样做。”

投稿邮箱 hnrbzpb@163.com

地址：海口市金盘路30号 邮编：570216 总值班：66810666 广告许可证：琼工商广字015号 广告部：66810888 发行部：66810505 海报集团新闻热线：966123 邮发代号：83—1 报费：每月45元 零售每份1.5元 昨天开印时间：3时45分 印完：6时33分 海南日报印刷厂印刷